

婦 巧

編 選 部 輯 編 家



行 發 社 誌 雜 家

家編輯部選編

巧

婦

家雜誌社發行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巧

婦

選編者

家雜誌社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家雜誌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23)膠州路
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巧婦目錄

歸帆·····	朱蘭(一)
我的續弦夫人·····	吳廣(一五)
巧婦·····	林淑華(二三)
血浪·····	劉曙中(三三)
出路·····	林維湛(四六)
綠姑娘·····	羅之蓮(六四)
陰影·····	許從令(七三)
出氣·····	王容光(八〇)
殺嬰者·····	吳廣(八九)
創痕·····	心波(一〇五)
黃老太太·····	筱蘊(一一三)

歸

帆

朱 蘭

一

星期日的早晨，太陽從東山凹處露出了慈祥的笑臉，迷朦的曉霧正開始消散，南岸傍山的一帶，竹籬茅舍參差地排列着，偶有一兩家的炊烟向山巔繚繞。除偶然的鷄啼聲外；村舍顯得特別恬靜，安詳。

『伊呀』一聲，西首第二家的門開了，跟着出來一位名叫張安麗的少婦，她仰視晨曦，不自覺地俯首微笑。

『好一個晴朗的星期天啊！醒，一定又是提了手杖，背着袋子，從高高的歌樂山上走回來哩！他總是這樣怕多花錢乘滑桿，太辛苦了！』安麗一面惦念着丈夫劉醒，一面提着桶子向籬畔的井邊走去，

『媽！淪淪起來！』小的孩子一脚將棉被踢開，一面喊叫。

『弟弟不要叫，媽媽燒肉肉接爸爸哩！吵了就沒有吃的，乖乖睡！』正坐在痰盂上小便的姐姐小聲着媽媽的口氣教導弟弟，弟弟果然又習慣地睡着了。

『小雲！你怎麼不睡睡呢？早得很，太陽剛出來，撒了尿，再乖乖的睡一覺吧！你看，小渝還在睡哩！』安麗走進房，看見小雲已起來小便，於是這樣叮囑她。

『媽媽，我不睡了。今天星期日，爸爸要回來的，我要早些起來到江邊接他。你不是昨天就買了肉留給爸爸吃嗎？他一定要來的，還要帶糖和餅乾來給我和弟弟吃。弟弟剛才也醒了，是我哄他睡的。媽媽！我們今天不要吃泡菜蘿蔔了吧？我實在不想吃了。』小雲看見媽媽進來，趕忙站起來，一面找衣服穿，一面向媽媽叨叨地講。

『小雲！你真不想睡嗎？好吧！你穿好了衣服，媽媽替你梳頭髮，帶上你喜歡的紅綢結。可是你要聽話，幫忙將房間收拾清潔，再換件花衣服，別吵醒弟弟。還有，爸爸走很多很多的路，回來很累，你不要吵爸爸，也不要告訴他你不想吃泡菜蘿蔔的話，媽媽會買雞蛋給你們吃。你不是說，爸爸要買糖和餅乾來嗎？我不知道今天他走不走大街？如果走小路就買不着。爸爸來時，你別老是向他耍，好嗎？』安麗知道小雲和自己一樣的興奮，強迫她睡更令她不安，不如讓她快樂地起來活動。

二

弟弟小渝捧着花洋磁碗，雙眼貪婪地注視着碗內的肉丸子。小雲正在旁邊撫弄椅上躺著的小花貓。『卜通』一聲，花貓跳從小渝的身邊，將碗碰落地上，肉丸子跟着滾向門邊。

『媽媽，貓貓——』小渝被驚哭了。

『是嗎？醒！我說不要你來幫忙，請你陪陪孩子們。你看又出事了。』安麗說着，一面用圍裙擦手。一面由廚房跑出來，抱住小渝，拍着他的背說：『乖乖不哭了，小貓不好，我們不給牠魚吃。』『本來早就該將碗一併收進去洗，冷丸子吃了不消化，而且養成孩子不按時進食的壞習慣。』醒跟着出來拾取碗和地上的肉丸子，一面發表意見，接着注視安麗道：

『安麗！你以為我喜歡下廚房嗎？這還不是體恤你，怕你太累了。的確，幾年來你也太苦了，想不到在勝利的前夕，我仍不能讓你的生活有所改進。我有許多話想和你說，你却被家庭瑣碎牽連着。』

『醒！不要再說吧！有話等一會兒再慢慢細談。這麼好的天氣，請你帶他們兩人到外面走走，玩去吧！讓我收拾好了，再來接你們。』安麗將小渝交給醒，便走向廚房去。

醒抱着小渝，牽着小雲，向門外的山邊走去。沿途低垂的柳絲在微風中盪漾，引起了小雲的興趣。她幾次跳起來伸手去拉柳條，於是醒放下小渝，給他們各做了一個柳條球，讓他們自由地在樹下玩耍。

『爸爸，你不走了吧？你在家中多好，有人同我們玩，還有好菜吃。可是你下次一定要帶香蕉糖來啊！』小雲玩得高興，遠遠的跑過來拉住醒的手說。

『你希望我走，是不是？我走了可以帶糖回來。這一回沒有走大街，所以沒有買糖，下次一定要買，一定要買。』醒望着孩子天真歡笑的臉，感到內心的不安與慚愧。他想：『本月份僅領到七萬元

答。

『快說！小雲，爲什麼不告訴我？』醒用雙手捧着小雲的臉，說着便在她額上吻了一下。
『媽媽叫我不要告訴你，我不喜歡老是吃泡菜蘿蔔。』小雲偎依在爸爸胸前，用撒嬌的聲音回答。
醒由孩子的天真話裏，更了解妻子的苦心，同時更堅定了他腦中正盤旋着的計劃。

三

安麗賢嫂：

你親手做的兩雙布鞋，帶來了無限的安慰與鼓勵，我反復地改吟着：『賢嫂手中線，弱弟足上履。』值此困窮時期，哥哥進修，嫂嫂停業，諸姪幼小，寄居異鄉，尙能不時得到你衣履的接濟，弟已銘感五衷，愧莫能言，更何堪再在鞋中發現了你給我的五萬元零用費。我能想像得到你是如何的節衣縮食在支持着呵！

聯大本期公費生名額增加，弟亦在請免之列，稍可減輕家庭負擔。弟亦唯有以努力學業來答謝你的美意。春寒料峭，望自珍重。敬祝健康！諸姪近好。

弟超手上

劉醒在燈下看完弟弟給妻的來信，急忙走到床邊，熱情地，感激地，擁抱起正坐在睡着的孩子身邊發呆的妻子，吻着她那營養不足的慘白的嘴唇。

『安麗！親愛的！你叫我用什麼話來形容內心的苦悶與感激呢？方才我所決定的計劃，實際上也

是爲了你和孩子們的生活。我不能讓你們再這樣苦痛地掙扎着生活。值此復員期間，縱不能去做接收大員，也可早些回到南京，獲得較優裕的位置。你知道，我的同學胡振雲，張志德都已先後東下，洋房買好了，診所開張了，生活顯然比我們痛快。他們有勇氣放棄這千辛萬苦考取的進修機會，我爲什麼仍要牽累你們吃苦？因此，我也決定走爲上着。然而想不到你却反對我這計劃。你的眼光遠大，我們不能因一時的引誘而變志，長的日子過去了，再忍耐半年亦不算久。正如你所說，我們不是生意人，我們沒有辦法在「利」上轉念頭，但在學識方面應當求進步，才不負度過了這一段偉大的抗戰時期。人活着不是單爲自己，應該充實力量，多爲別人謀點福利。不錯！你的觀點很對。請別灰心，我將遵照你的話，有始有終，努力求進，你能爲我吃苦，促我成功，我將仿照弟弟的話說：「此後醒也唯有以努力學業來答謝美意。」醒重複地表示意見。安靈見他已堅定志向，改變計劃，這才轉噴爲喜，緊緊地擁抱着他，用熱淚與親吻代替了言語。

一夜溫存，纏綿，安慰與鼓勵，使醒於次日清晨又堅苦地，勇敢地，踏上了去歌樂山的峻峭的小路。

四

嚴冬過後，接着又是一個富有生機的春天。春，是繁榮的季節，也是千萬種生命復蘇的日子，跟着是患病者的加增，在C醫院的候診室內，每天都坐滿了痛苦呻吟的病人。在他們當中，時常可以聽

到有關劉醫師態度好又細心的佳評。當護士小姐王亞仙拿着病歷走過甬道時，總是笑迷迷的給痛苦者留下一個和藹的印象。

『啞！就是她，王小姐，跟劉醫生真是恰好的一對兒。前天我看過病，正是她們調班的時候，就聽見楊小姐鬧着要糖吃。』一個掛復診號的爛腳女人，碰碰旁坐的老太婆。

一陣緊張的門診時間過後，劉醫師照例走到第五病室去看看他治療的病人。常經過護士長辦公室時，他總是伸起右手，向王小姐打一下招呼。今天他却特別走到她的辦公桌前，笑容滿面地向她說道：

『密司王！真對不起，昨天實在是臨時有朋友由家鄉來，病倒在親戚家中，星期天，我只好義不容辭的去看他一趟，所以來不及陪你看電影。你去了沒有？下星期準由我請客。』

『一個人去看電影有什麼意思？謝謝你，我請你不動，你再請我看電影，我也不會發覺的。』王小姐一面整理桌上的處方箋，一面不高興似地回答。

『那麼這樣：下星期我改變方針，請你到玄武湖上野餐去，我們可以談談所要談的話，怎麼樣？』劉醫生忙抓住機會改變方針。

『這……還得考慮一下，』王小姐猶豫着。

『不必推却，我知道你下星期日是P.M.off（下半日休息）。』

『不是別的，我怕那天要做 Hot Compress（熱敷）。我有點不放心讓她們做。因為上一次，密

司宋讓熱敷的病人坐在一排，幾塊紗布放在一起泡好，每人分發一塊，這倒是偷懶的妙法，不知她是那兒學來的，對於病人很有被傳染的危險。我當時看不慣，曾向她解釋此法不妥，不要怕麻煩，非要到病人床邊，個別的做不可。她當時頗不高興，所以我想再找機會看她一次。——但是春天的後湖倒是一個很引誘人的地方，尤其是有你同我去，所以我在猶豫着，不過我可以將 P.M. off 改在星期六，就不知你是否有空？』王小姐被工作與遊戲及另一種潛伏的吸引力糾纏着。

『這沒有問題，我可以同王醫生調一天休息，她正盼望星期天有空去車站接愛人哩！好吧！就這樣決定。生活太枯燥了，一天到晚，病房，門診室，轉來繞去。我們應該有一個愉快的娛樂時間，何況在這樣明媚的季節，我想……』

『叮鈴鈴！叮鈴鈴！叮鈴鈴鈴鈴！』五十八號的喚人鈴，打斷了劉醫生的話，老張不在，王小姐只好親自去為病人拿便盆。

五

時間在心境愉快的人前，一溜即逝，對於痛苦無告的期待者，却真是度日如年。

在重慶南岸的山邊，每當黃昏時，安麗總是機械地帶領一對兒女，在江畔徘徊。遠望江中點點歸帆，心潮泛濫不安。憶起醒臨別時的諾言，不禁黯然神傷。至今兩易寒暑，除了三次寄款回來外，僅是那麼幾封逐漸減少而又簡單的信。想到初戀時每日一函的情景，却只好以事業前途，工作緊張，來

作爲原諒的理由。

『媽媽！你看！船又來了，爲什麼爸爸老是不來接我們呢？』小雲指着江上的歸帆，問她的媽媽。

『是的，爸爸來信說，他工作很忙，房子又很難找，所以沒有來接我們。再等一等，他會來的。』安麗撫摸着小雲的頭，用自慰的話來安慰孩子。

『媽媽！你帶我們去找爸爸，我要他買和張家哥哥一樣的泡泡糖。』小渝想起了隔壁張家哥哥抱在爸爸手中吃泡泡糖的樂趣，忙丟下剛拾起的石塊，跑來拉住媽媽的手說。

『等周嬢嬢來了信，媽媽就可以帶你們去找爸爸。』安麗想起學友周隱樞辭行時所說的話：『長久的別離是感情的罪人，你沒有理由再在此枯守下去。南京那麼大，決不會沒有你住的地方。於今的問題，不是房子的有無，而是環境的好壞。人去了總有辦法，多少人東下却並沒有誰露宿街頭。與其苦悶寂寞地等待，不如勇敢地面進。如果萬一家庭間有什麼變故，却真是不能彌補的缺憾！』這些警句差不多每天要在安麗的腦海中盤旋一個時間，『難道是她由外面得到了有關醒變心的消息嗎？』她對醒的自信心開始動搖。『不會的，他是那麼堅強可靠的男子，而且我們的愛情又是這麼鞏固，那兒還會扮演什麼抗戰夫人，勝利夫人的戲劇。然而在同學中隱梅是一個智勇兼備的女子，她從不隨便發議論，她的話總值得人回味。』正因此，自己才與她成了莫逆之交。等她到了南京就會有消息來，至少會爲我們預備一個暫時的住處。我將決定東下，或許自己還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孩子們更需要進一

個好的學校……』

『媽媽！船都不見了，我們回去吧！』小雲的話打斷了安麗的思潮。她又機械地牽起一對兒女，向山邊的家漫步而去，一面不自覺地低唱着：

『望穿秋水，不見伊人的倩影……』

往日的溫存，只落得眼前的淒清……』

六

一個黯淡的星期日下午，劉醒穿着青嘩嘩的整齊西服，由舊生宿舍出來，興高采烈地在口袋裏摸出昨天接到的請柬，一路吹着口哨，走進圖書室去找王亞仙。他清晰地記得，每當她休息的時候，她總是把握機會，努力自修，因為她曾吐露過升學的遠大計劃。可是偌大的一間圖書室，除了幾位醫生在翻看英文雜誌外，再也找不出護士小姐的形影。他惆悵地退了出來，正徘徊間，遠遠的一個窈窕身影迎面走來，定睛一看，正是亞仙小姐。

『亞仙！你到那兒去了？我正在找你哩！今晚楊太太家中的約會你總不能不去的喲！』時間增進情感，情感鼓動語言。從遊湖的那天開始，醒與亞仙的名字代替了客氣的稱呼。亞仙沒有回答，只轉過頭去抹眼睛。

『怎麼啦！亞仙！你……你哭了？』這異常的沈默，使醒感到驚奇。

『不，我沒有哭，是灰塵吹進了眼睛，』亞仙嚥下一口辛酸的淚，勉強裝出笑容來回答。接着解釋道：『楊太太是一位好人，照理我應該去拜望她，實在是因為今天多看了點書，覺得頭痛，精神不大好，加以路遠，所以我不想去，很對不起。今天——此後我不能陪你了。』她又勉強壓制眼淚，遙望天邊，一片灰黯的雲彩，正象徵着自己灰樣的心情。

『什麼？今天——此後，這是什麼意思？亞仙，你真是身體不好嗎？讓我同你去量量體溫。』醒撫摸着亞仙的頰角。

『那裏，我沒有病，我比你更清醒。』她忙轉過頭去，繼續說道，『我是決定不去了，不過我有一封信，請你帶給楊太太，謝謝她，同時我也很感激你，的確的，醒！在這些日子中，你對我太好，你使我深切體會到真摯友情的偉大，更使我多認識一種人生。此後，希望你負起你應負的責任，莫讓關心你的人失望。現代青年，不應該做良心上過不去的事。……』

『亞仙！你到底在說些什麼？你一定有病了，趕快去檢查，』醒莫明奇妙地拉住亞仙的手向病室走。

『不，我並沒有病，真正有病的人，恐怕還是你哩！』亞仙掙脫醒的手說。

『你看，你在說胡話，還說沒有病，不肯去休息。』

『我會去休息的。但是我要送你走後，讓我再看一次你舉起右手向我說Good-bye的神情。』

『那麼，我先送你回宿舍休息後再走不好嗎？你將信交給我帶去吧！』醒伸手接信，看到那厚厚

的一封，不覺有些奇怪。

『這是些什麼，這麼厚厚的一包？』

『沒有什麼，是一封道謝函，並說明不去的理由。你去吧！不早了，免得累人久等。你不許偷看我的信，快走，我一定要送你到大門外。』亞仙推着轎，向出大門的路上走去。

★

★

★

坐在三輪車上的醒，想起亞仙今日的言態，總覺得有些放心不下。他幾次拿出亞仙給楊太太的信，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楊太太是僅由自己介紹給她見過一次面的人，怎麼會有這麼深的感情，寫這樣厚的一封信？疑惑，好奇，驚疑，促使醒拆開了手中的信。抽出來上面的一份却是寫的『請轉交劉醒醫師』。

『這可奇怪了，爲什麼有話當面不說，還要在這兒附一封信？』他急忙展視內容：

醒：

兩年的聚首，使我料想不到却是一幕「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的悲劇。楊太太與我第一次見面時的談話，於今想起，倒是一些寶貴的暗示。愛情是麻醉劑，它蒙蔽了我的耳目，使另一位賢良的女子爲我受苦。幸好我們尙未留下良心上過不去的痕跡，我還來得及向她懺悔。如果你對我還有些感情，那麼請將這份禮物加倍轉給尊夫人，因爲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雖然別離是痛苦的，但一念起我還沒有將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時，我又感覺到幾分安慰。

爲了堅定你們的愛情，增進你兩位寶寶的幸福，我毫無猶疑地離開了這多年辛苦換來的位置。廣大的農村正需要我們，我將要立定志向，去爲他們做點實際工作。

王亞仙 即日

似敵機將要在前面扔下炸彈般的驚慌，醒等不及再看其他的信件，急忙吩咐車夫加快速度踏回醫院。良心的責備令他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望，只想在這純潔的少女面前，作一次虔誠的懺悔。然而在整個的醫院內，除了護士主任辦公桌上，留下了王亞仙的一封親筆辭職書外，再也得不到其他的消息。他像木偶般帶着矛盾的心情，在淡綠色的燈光下，展開未看的信。極熟悉的娟秀字迹，映入眼簾，心不由得加劇跳動。他揉拂着模糊的雙眼，再仔細注視着信尾，那裏確是他所熟悉，而在腦中逐漸淡漠了的張安麗三字。後段寫着：

我深知你是一位有志的女子，也許當你明瞭內幕時，你不會將他人的痛苦當作自己的快樂。因爲我們，爲了促成醒的進步，忍受了人間最大的折磨，在我們的生活中，不能失去醒，尤其是這一對爲醒所鍾愛的兒女，一直在夢囈中呼喚着爸爸。我來此度過了一星期的極端痛苦日子。爲着怕吵醒你幸福的美夢，而躊躇着，不敢來驚擾你們。然而：我却不能在孩子們的幼小心中，撤下「無盡期的等待」的種子。因此摯友隱梅——楊太太，只好以請客的方式，讓我們當面有一次坦白談判的機會。只要醒當面說明「決心愛你」，我決不勉強奪回這無靈魂的軀殼，必將祝賀你的成功。我以自身的不幸而同情你的遭遇，唯恐你來此過於受窘，所以先給你這封純友誼的信，務請別讓醒知道，免得他內心多受幾小時的創痛……